

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32

在乎那些。更何况，麦芒证实过，胡月兰并没被刘二怎么着。

今天胡月兰主动要解释这事，麦秋才明白，她出了狱为什么忽然失踪，是街谈巷议给她的心理压力太大了。

胡月兰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，阳光重新照亮她的心头，在麦秋面前，她恢复了尊严，也许还有自信。只是觉得一阵阵悲从中来，委屈、烦难催人泪下，她抱住麦秋，禁不住痛哭失声。麦秋也轻轻地拥着她，像哄孩子一样说，别伤心了，一切都过去了，该苦尽甘来了。

过了一会，胡月兰才止住悲声，她又关心起宋天问来，她真的不会回来了吗？

麦秋还没等回答，杨崇信突然破门而入，说：“快，咱们快去郑和庙！”

麦秋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郑和庙？去庙上干什么？

杨崇信告诉他，就是宋天问出家的那个庙啊！

麦秋并不知道她在哪里出家，这显然是崇孝告诉他的。

杨崇信催促快走，再晚了就出事了！麦秋不明白到底怎么了？

杨崇信气得直跺脚，杨崇孝这丫头疯了！麦秋不是说要等宋天问一生一世吗？崇孝为了报复她，非要报告警察局抓她不可！

麦秋想不出警察局干涉的理由。

原来，崇孝说她有证据，宋天问就是海盗，她手里就有荷兰国库金条，杨崇信怎么劝都劝不住，现在崇孝上警察局报案去了，她要带警察去抓宋天问呢！

麦秋气愤地说：“她真是疯了！走，快走！”

胡月兰一听更着急，她也要去，麦秋没阻止她。

见杨崇信也要登车，麦秋劝杨崇信就别去了。他见了崇孝不好说话。杨崇孝会骂他出卖了妹妹，会乱上加乱。

麦秋和胡月兰上了马车后，杨崇信又说，他爹来电报了，他

说，四百八十多万荷兰盾他只要一半，那二百四十几万，拿出一半买武器弹药运回国内支援抗战，另一半给麦穗，归他所有。

买武器弹药支援抗日，这倒和麦穗的想法不谋而合了，他说，这些回头再聊吧。

他跟杨崇信摆摆手，对马车夫说：“快，去郑和庙，越快越好！”

马车疾驰而去。

六

杨崇孝真的走进警察局去报案了，嫉妒和不想失去麦秋的念头使她失去了理智，她只想让宋天问倒霉，让麦秋永远得不到她，连一丝纠葛也给他斩断，那就只有破釜沉舟了。

麦秋总算抢在警察到来之前赶到了郑和庙。

麦秋和胡月兰进山门时，宋天问正在郑和塑像前上香，她并没有落发，但已换上了缁衣。

麦秋的出现，令宋天问大吃一惊，他怎么找到这来了？当她认出胡月兰时，更觉诧异，她怎么也下南洋来了？

闲话已来不及细说了，也不是寒暄的时候，麦秋催促她收拾东西赶快逃命，警察马上就会来抓她。

宋天问冷冷地问：“你又玩什么花招吧？我心已定，尘缘已断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，你就是把我绑回去，我心已死，你守着个躯壳有意思吗？”

麦秋现在已不求她一定跟他回去，现在真的很危险，迷失了良知的杨崇孝为了报复麦秋，已去警察局出首，告宋天问是窝藏有国库金锭的同案犯，与吕黑礁是一伙的海盗！不走就面临牢狱之灾。

宋天问正惊疑间，已听见远处警车响，大家回头一望，烟尘起处，一辆警车正呼啸而来。

宋天问这才赶回住房收拾东西，提了箱子上了麦秋的马车，从郑和庙后门出走。

几天以后，在大海边，一叶扁舟待发，宋天问坐在舟中，麦秋和胡月兰站在岸边相送，胡月兰怀里抱着秋天。

就要开船了，宋天问又跳下船涉水上岸。她又一次从胡月兰手中抱起孩子，流着泪看了一眼，才把孩子交给胡月兰，双膝一屈给胡月兰跪下，她说：“孩子跟了你，我没有牵挂了！”

麦秋把她扶起来。

宋天问毅然上船，再没回头。麦秋和胡月兰目送着小舟咿咿呀呀地摇向大海。

小舟越来越远，背景是明丽的晚霞和海上跳荡的白色浪花。宋天问的剪影渐渐融入一片无涯之中。麦秋始终没有问她到底有何隐情，为何如此一痛决绝？这也许根本就无须问，那是彼此永生的痛。

2010年4月



责任编辑 谷艳秋
封面设计 张 娜

ISBN 978-7-206-10676-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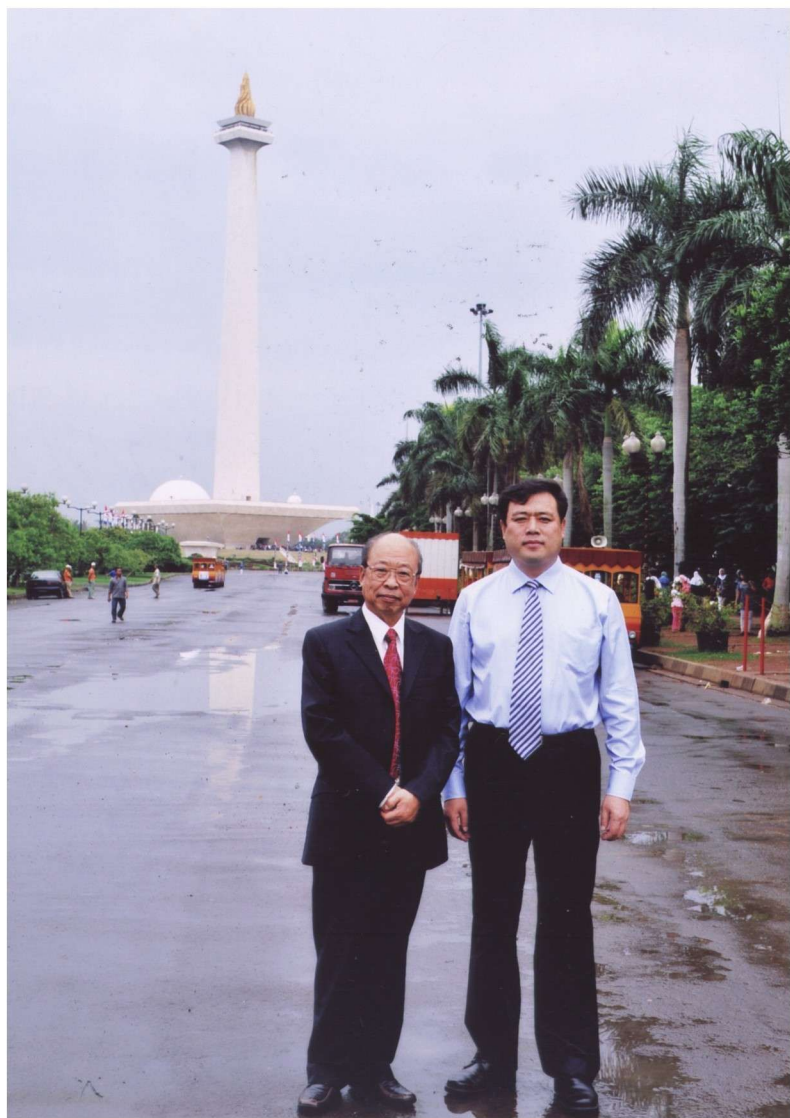
9 787206 106767 >

定价:800.00元(套)

张笑天文集

长篇小说 天之涯海之角
(下)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2008年12月，与山东原籍昌邑县长张新强站在印尼雅加达独立广场前。

第五十六章

—

杨府客厅里又一次召集了下南洋的筹备会。

杨润德、杨崇礼、杨崇智、杨崇孝和麦秋、邱元富等人都在。连华振铎、华而实也都被请来了。

现在，距离启程的时间不到一个月了，杨润德请大家说说下南洋的准备工作。

杨崇礼这边，三千匹绸子已收齐，正在打包，都是麦秋在具体督办。

麦秋说，估计三天后即可运往青岛，码头上库位、防雨库也租好了。

杨崇智的船票已定好，是华校长出的面。下月七号，是荷兰王后号，头等舱二等舱都包好了，还预留了几张三等舱票。

杨润德问这条船怎么样？

杨崇礼知道，是条新下水的船，鹿特丹造船厂造的，排水量两千吨，比英国船好，又能直达雅加达。

华振铎插话说，这条船他坐过，挺舒适，船长叫维克特，有二十多年航海经验了，万无一失。

杨润德说好，又问家里这面呢？

杨崇智说，北平那边挺顺，这个月的利比上月又高了一成。昌邑这边的厂子、店铺就更不用操心了。

杨润德对侄子说，他走后，杨崇智就得北平、昌邑两头跑，得准备挨累了。

累点儿是应该的，他也吃得了辛苦，只是也担心，他们一走，可就唱空城计了，他一直在想，齐云鹤会不会乘虚而入啊？

杨崇礼说，他总不至于明火执仗来打劫吧？

杨润德说，齐云鹤是奸商，毕竟还不是土匪。自从上次单独请杨润德喝酒道歉以来，他收敛多了，确有点偃旗息鼓的味道。

杨崇孝冒了一句，会不会是齐云鹤的缓兵之计呀？

这种可能不是没有。不过，他又怎么样？杨润德更相信，他也接受教训了，斗来斗去，两败俱伤，他的损失更大。

杨崇智说，他服软更好，咱也不会不给他留一条活路。

杨润德又问麦秋，跟宋天问谈了吗？他到底去不去？

麦秋说谈了，他这一两天定。

杨崇孝撇一下嘴，架子还不小呢。他有啥能耐？非请他去？

杨崇礼说，南洋地面挺乱，爹的意思是也办个武术班，还用永泰的旗号，捎带完成保镖任务，一举两得，反正这里的镖局也没存在必要了。

杨润德又问杨崇礼，永泰镖局摘牌歇业的事，跟宋无双透露了吗？

杨崇礼早就说了，宋无双没说啥，他也觉得镖局都该寿终正寝了。

这就好。杨润德怕伤着他，结算的时候，也叫杨崇礼秤杆子多往他那面倾斜一些。

杨崇礼说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咱要不用这种办法，他永泰镖局还不得赔个底朝上啊？连老宅子都剩不下。

二

宋天问和麦秋沿着草木开始枯黄的河边走着。这是枯水季节，水浅的地方都看得见河底卵石了。几只野鸭子在泛黄的苇丛里游来游去。

麦秋问宋天问，干吗把他找到河边来？什么事不能在家说？

宋天问说她心情不好，唯一能说说话的只有麦秋了。麦秋看了她一眼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？

宋天问问他，天舒最近没给他来信吗？

麦秋说，还真给他来了一封信。

宋天问说：“好哇，她给你来信你居然不告诉我！”

麦秋说：“你不也刚问我吗？况且，也没义务告诉你呀。”

宋天问笑笑，问他信带来没有，她想看看。麦秋搪塞她，说忘在家里了。宋天问怀疑地看着他。

麦秋反过来关心天舒给宋天问写了些什么？他也想看看。

宋天问同样搪塞，本来想拿给麦秋看的，可不知放在哪儿了。

麦秋一语双关地说：“是信里有什么不方便吧？”

宋天问说：“能有什么不方便？那你不给我看，也是不方便了？”

两个人像在打哑谜，但麦秋承认确实有些不方便。

宋天问脸突然红了，忙扭过头去。这举动、这表情，十足是少女的羞涩。麦秋一笑，点上一支烟抽着。

沉了一下。宋天问说，天舒到美国留学去了，这消息肯定是

共同的。

是，麦秋觉得她走得太突然了，事先毫无迹象。宋天问也说，确实一点儿迹象都没有。

麦秋告诉宋天问，在青岛送她，分手时，她说了这么一句：行了，如释重负了，没有牵挂、没有遗憾了，可以走了。

宋天问说：“她这么说的？这不就是暗示吗？”

麦秋当时并没多想啊。况且也不一定暗指出国。

宋天问叹口气，她总是叫人操心，宋天问还不知道怎么对父亲说呢。

麦秋说，平心而论，到美国去留学，倒是好事，只是……

问题在于，宋天问明显感到，她是在逃避什么，她为什么在信里说，她要把梦魇封存在大洋彼岸？什么梦魇？仅仅是爱情的失落不至于叫梦魇啊。

麦秋有同感。是啊，给他的信里也有这一句。她的梦魇是什么？她好像遇到了重大挫折，不然不会这么消沉绝望。她说她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，在沉迷中在大洋彼岸了此残生……这完全像个离世者的悲鸣。

宋天问觉得这变故与齐雪杉有关。莫不是齐雪杉甩了她，她失恋了？事先也没苗头啊，不久前为齐雪杉父亲祝寿，他们还携手而归的呀。

麦秋认为，如果不是这个原因，天舒即使要出国，齐雪杉也有能力阻拦，把她留下，或者干脆与她同行。

宋天问偷偷看了麦秋一眼，鼓足勇气问：“给你的信中没提我吗？”

麦秋来了个反问：“你希望她提你，还是不希望？”

宋天问又打起了太极拳，这是她的自由，你怎么问我？

麦秋和宋天问坐在河边，望着悠悠流水。宋天问发现麦秋一直在看她，就问：“你总看我干什么？”

麦秋说他好像又闻到了串珠的香味，正从宋天问身上飘散开来。

这是不是故意挑逗？宋天问扑哧一笑，麦秋真能附会，她今天根本没戴串珠项链，哪会飘香。

麦秋忽然说：“你知道天舒对你怎么评价吗？”

宋天问说：“她是我妹妹，当然说我好了。她说什么了？”

麦秋说，四个字：侠骨柔肠。

宋天问叫麦秋回答，这四个字确切吗？

麦秋感到太确切了。侠骨是男子大丈夫气吞万里、行侠仗义的气度，而柔肠是指女人的温馨、体贴和细腻，这是男人不可能具备的。

宋天问害羞地看了他一眼，明白麦秋已完全知道她的女儿身了，就叫他点到为止吧，别捅破这层窗户纸了。

麦秋心里实在感谢天舒，她在万里长行之前，在青岛海滨，就把这惊人的秘密揭开了。

宋天问凄然说，揭开又有什么好处？在麦秋面前，她反而不能像从前那样无拘无束了。

麦秋问，那为什么？宋天问说，男女有别呀！

麦秋半开玩笑说，这好办，我有个主意，你还穿男装，就我一个人知道就行了，我也只当你是男人。

既然迷雾拨开，毕竟不一样了，宋天问叫麦秋必须告诉她，天舒那天在青岛海滨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

麦秋狡黠地一笑：“你想听也行。等价交换，你得先把她行前与你的谈话内容和盘托出。”

宋天问唉呀一声，双手蒙脸，心想，这死丫头，怎么连这个都告诉他了？

麦秋笑道：“你害羞这一蒙脸，羞怯的女儿态才真正现形了，平时还真难看到。”

宋天问扭过头去，说叫他见笑了。

麦秋说：“若讲喜欢，我更喜欢你这一面！”

宋天问说，谁让你喜欢！

麦秋说：“喜欢不喜欢，是我的事，让不让人喜欢是你的事，这不伤你什么呀。一个女人活在世上，不知被多少男人所暗恋，不知成为多少人的梦中情人，这并非坏事。”

在心与心的靠近过程中，宋天问还是心存芥蒂的，妹妹的良苦用心也未必有好结果。宋天问还记得，麦秋的小童养媳坐牢的时候，麦秋流着泪跟她说过，决心娶她，宋天问赞美过麦秋，他做人太善良、太重感情了。

为什么提这个？宋天问在想什么，麦秋心知肚明，麦秋叹了一口气：“你不会是说我见一个爱一个吧？那时的心情也是真实的，这诺言不可能实现了，她永远地消失了。”

宋天问当然知道胡月兰的失踪，但不等于麦秋的承诺也作废了，假如有一天，那小童养媳又出现了呢？

三

当服务生把开水壶、手巾把都送进来后，李进财对他们说：这里暂时不需要服务了，不叫别来了。

几个服务生答应一声下去。

恺撒大帝叼着雪茄进来，大咧咧地坐下。赞得拉就留在了门外守望。

李进财也守在门口，不一会儿，齐云鹤在齐云鹏陪同下走了过来，李进财忙往里让。

正抽雪茄的恺撒大帝看了他二人一眼，根本没站起来。

李进财介绍说，这两位是他们老板派来的。

恺撒大帝这才一指他对面的沙发请他们坐。

齐云鹤、齐云鹏落座后，恺撒大帝问他们二位贵姓？

不等齐云鹏回答，恺撒大帝又说：“我多余问，彼此各为图利，管他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呢！”

齐云鹤说：“这话对。我们东家也不想知道先生尊姓大名。一切仰仗李先生搭桥。”

恺撒大帝问：“那你东家信得着我吗？”

齐云鹏说：“这是江湖上的规矩，我们东家说，这和做生意不同，又不能立字据。只是一本良心账，谁也不会坏了江湖定规。”

恺撒大帝说：“说得明白，你们东家是明白人。我这人办事不喜欢啰嗦，直说吧，想让我怎么干？”

齐云鹏反问，李先生大概都跟你说了吧？

恺撒大帝便说都听明白了，叫齐云鹤把船期告诉他。齐云鹏便把一张纸递过去，船期、船号、人员名单、所定舱位全写在上面了。

恺撒大帝随便扫了一眼，放下，又问：“是只要赎金，还是人命也要？”

齐云鹤声称，东家向来仁慈，不想要人命，实在是被仇家欺负得走投无路了，才出此下策。不必撕票，船长依照规矩办事就行了。

恺撒大帝说他们东家还确实仁慈，又问赎金开价多少？

齐云鹏估算了一下，要两千万大洋是差不多的！

连恺撒大帝都瞪圆了眼睛，这可是个大蜜罐子呀！

齐云鹤说如果他家把商号、土地、房产都折腾了，这个数应该拿得出来的。

李进财也证实，不敢说是山东首富，至少在昌邑一带也是富甲一方的。

恺撒大帝两手一拍，黑脸上的疤闪闪发亮，两个字：干了！又说他办事讲究先小人后君子，他问赎票的钱怎么分账？

齐云鹤说他们东家只为报仇、泄愤，钱在其次，允许恺撒大帝拿大头，也别亏了李先生。

恺撒大帝说：“这样吧，两千万，我拿一半，剩下一半，你东家和李进财二一添作五，行吗？行就成交。”

这小子真够黑的了！齐云鹏看了齐云鹤一眼，似有不快，但齐云鹤抢先表态了：“好，就按船长说的办，这个数，大约也抵得上东家这几年被杨家敲诈去的数目了。”

恺撒大帝说：“别尽拣好听的说，你们的官司我不管，我只管绑了票，收赎金，给谁干活都一样，过后脸一拧，面对面都不认识了。”

齐云鹤称他是明白人。

齐云鹏说已在玫瑰餐厅备好了接风酒，就请入席。

恺撒大帝说，不吃中国菜，要吃英国大餐，好几年没尝青岛饭店的美味了。

四

宋天问忽然变得严肃起来，她问麦秋：“你知道我是女的，你很兴奋吗？”

麦秋老实地承认，有点儿，心跳加快。

宋天问冷淡地说，还是别加快为好。麦秋问她为什么？

宋天问说：“天舒没告诉你吗？她所期待的那种结局，不可能出现。”也就是说，宋天舒这个红娘当不成。

麦秋不明白这是何故，就因为他曾经和她妹妹好过吗？但现在很明显，天舒是真心的。

宋天问告诉麦秋，在天舒之前，她父亲就说过同样的话，宋天问早就一口拒绝了。

麦秋心里一阵发凉：“对不起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”他觉得方才自己把心扉敞开得过分了。

宋天问知道麦秋脸皮薄，多心了，忙说：“这倒不是。我不可能从妹妹手里抢夺情人，我会一辈子心上不安。”

麦秋觉得这理由很荒谬，我麦秋并非哪个人的专属品哪。

这倒是，宋天问也得承认。不过她的障碍并不能消除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处世哲学。她这样表态：我们从前是好兄弟，今后是好兄妹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

麦秋显然很失落，他说：“你妹妹说，我在你心目中有极高的位置，看来她也看错了。”

宋天问一激动，忘情地抓住麦秋的手说：“这没错，可这不是一回事呀！”

麦秋就势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宋天问几次想抽出来都没成功。麦秋说：“连你父亲、你妹妹都不这样认为，你为什么还背这痛苦的十字架呢？除非我在你心目中真的没位置，那另当别论。”

宋天问到底把手抽出去了，她到河边掬一捧凉水给发烫的脸降降温。

麦秋站在她身后喃喃地像在自言自语说：“我对身边的女人，无论是哪个，都没有太大的激情，我一直以为我生性冷淡，今天我才明白，都是因为有你，人怕比，有你一比，所有的人都黯然失色了。”

宋天问站起身，惊讶地看着麦秋那痴迷、沉醉的脸，她说，可我从前并不是女人啊！

麦秋说，可他心中一直把宋天问当一个完美的女人在供奉啊！

宋天问受了深深的震撼，心里滚动着一阵阵热浪，有点儿手

足无措了。她沉默良久才说：“你给我点时间。我现在真的无法左右我自己。”

爱的大门总算欠开了一条缝，麦秋说，方才的话，只是表白他的心，并没强求她违心地答应什么。

麦秋又恢复了他矜持的风度，这种样子，其实反而不是宋天问所喜欢的。她自己在心中幻想着，假如麦秋忽然忘情地拥抱她、吻她，她会反抗、拒绝吗？

五

这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大不列颠号升起了万国旗，粗重沉闷的汽笛声拉响了，轮船向马六甲驶来。

大胡子船长站在前甲板，麦芒和李狗剩站在旁边。

麦芒问船长，这就是马六甲城吗？

大胡子船长说：“是啊，这里有个郑和庙，知道郑和吗？”

他们已能用英语简单交谈了。李狗剩说知道，历史书上学过，他是三保太监。

走过来的佟文阁插话说，郑和并不姓郑，他姓马，后来当了太监，很受永乐皇帝信任，派他七次下西洋。

船已减速，大胡子船长对麦芒说：“到地方了，你们要去雅加达，我没法送你们了。在大不列颠号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，忘了吧，别记恨我。”

麦芒鼻子一酸，还真有点儿留恋大胡子船长，就说：“船长带我们航行了上万里，没收船票钱，我们很感恩了，怎么会记恨呢。”

大胡子船长说：“不好意思。你们并没白坐船，你们擦甲板，你们是付出劳动的呀。你们并没占我便宜。”